

论陈士铎辨治耳鸣病症思想探讨

周慧敏¹, 王爱成^{2, Δ}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北京 100000; 2.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针灸科, 北京 100000)

摘要: 清代医家陈士铎对耳鸣病症见解独到, 他认为耳鸣的病因有心肾不交、胆气不舒致风火侵袭、肝胆气郁、肝血虚损及阳虚。根据阴阳、气血相互转化、脏腑相关关系, 结合耳鸣的病因病机, 提出交通心肾、舒发肝胆、疏肝健脾、补益气血、补阳滋阴等治疗方法, 自拟两归汤、润胆汤、开郁至神汤、缓中汤、发阳通阴汤等方药, 组方用药层层深入, 方药精湛。根据相关医案可知, 陈士铎诊治耳鸣病症的思维依然运用在当代临床实践中。

关键词: 陈士铎; 耳鸣; 心肾不交; 肝胆; 阳虚; 《辨证录》; 辨证论治; 方药

中图分类号: R 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649 (2023) 02-0051-04

CHEN Shiduo's Tinking in Treating Tinnitus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ZHOU Huimin¹, WANG Aicheng^{2, Δ} // 1.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Doctor CHEN Shiduo in Qing dynasty has had unique views on tinnitus. He has believed that the etiologies of tinnitus are heart-kidney disharmony, unsmooth flow of gallbladder, Qi leading to wind and fire invasion, liver-gallbladder Qi stagnation, liver blood deficiency and Yang de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Yin and Yang, Qi and bloo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Zang and Fu, combined with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tinnitus, he has proposed many therapeutic methods including coordinating heart and kidney, soothing liver and gallbladder, soothing liver and strengthening spleen, tonifying Qi and blood, invigorating Yang and nourishing Yin. He has developed formulas like Lianggui Decoction, Rundan Decoction, Kaiyu Zhishen Decoction, Huanzhong Decoction, Fayang Tongyin Decoc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was progressive and concise. According to relevant medical case, CHEN Shiduo's thinking is still being used nowadays.

Keywords: CHEN Shiduo; Tinnitus; Heart-kidney disharmony; Liver and gallbladder; Yang deficiency; The Recording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Formula

陈士铎是清代著名医家, 所言医理及治法方药多有创新, 并形成完整的辨治理论体系, 其高超的学术成就, 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过往学者研究陈士铎对耳鸣病症的认识, 例如蒋健^[2]阐释从郁证论治耳鸣, 提出清代陈士铎在《辨证录·五郁门》提出肝气郁结可致耳鸣。丁玉发^[3]探析从心论治耳鸣, 发现陈士铎在《辨证录》中提出心之为病, 可累及肾, 从而间接影响耳窍的功能。此外, 姚鹏宇^[4]提出陈士铎在《辨证录·耳痛门》从舒发胆郁、补阳理虚及心肾相交治疗耳鸣。但笔者通过梳理《辨证录》中耳鸣病症的记载, 发现肝血虚损亦会导致耳鸣。故已有研究关于陈士铎辨治耳鸣病症较为零散以及不够全面, 应进一步挖掘陈士铎对耳鸣病症的认识。为更加全面地研究陈士铎对耳鸣辨证诊治的独到经验,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陈士铎的重要著作《辨证录》中的相关条文, 从病因病机、治法治则、遣方用药、医案举例 4 个方面分析陈士铎辨证治疗耳鸣思想, 旨在为当代辨治耳鸣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法。

1 耳鸣的病因病机

在现存医学文献中, 关于耳鸣的记载最早见于《黄帝内经》, 又称之为“耳中鸣”“苦鸣”“耳数鸣”。《素问·脉解篇》载, “所谓耳鸣者, 阳气万物上而跃, 故耳鸣”, 提出了耳鸣为肝胆脏腑气机变化所致的阳气跃动于上的结果^[5]。耳鸣与肝关系密切, 肝主升发, 是气机升降的枢机; 肝胆相表里, 且手足少阳经皆循行入耳, 少阳为一阳, 具有升发之性。肝胆升发, 阳气跃盛于上, 阳盛循经鼓动耳窍, 发为耳鸣。可见,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脏腑阴阳升降失衡是耳鸣发生的基本病因病机之一。对耳鸣病症的认识与治疗, 经过历代医家的探索和临床实践, 其内容得到不断的丰富。如隋代医家元方巢在《诸病源候论》中首次提到肾气虚及风邪侵袭可导致耳鸣^[6]。明代医家虞抟在《医学正传》, 首次提出泻南方之火, 补北方之水, 心火与肾水相济则耳鸣自愈^[7]。此外, 明代医家张景岳言及“耳鸣当辨虚实”^[8], 首次提出耳鸣分虚实两证^[7]。清代医家陈士铎继承并发展了耳鸣病症的病因病机, 所著《辨证录》中从脏腑关系及气血、阴阳等方面将耳鸣的原

因分为三大类。

1.1 心肾不交 在明代医家虞抟提出心肾不交的基础上,陈士铎进一步提出“心不交肾,耳鸣轻,肾不交心,耳鸣重”^[9],肾水上济心火,心火下达肾水,使肾火不寒,心火不亢,则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上下清宁,耳窍清宁。倘若心火不能下济肾水,阴不制阳,心神失守,躁动不宁,病及耳神^[10],加之肾开窍于耳,肾水不能上达于耳窍,出现耳鸣。且心主君火,肾主相火,心火内炽,可病及相火^[10],君火相火叠加发病,火势愈加炎上则愈加重耳鸣。

1.2 肝胆病变 在《黄帝内经》提出肝胆气机不利产生耳鸣的基础上,陈士铎认为胆气不舒致风火侵袭、肝胆气郁、肝血虚损这3方面亦可导致耳鸣。一方面胆经循行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胆气不舒,风火邪乘袭,循经上行,耳窍失于清宁,发为耳鸣,若风热不散,可炼干胆汁则耳鸣更甚。另一方面肝胆属木,肝胆之气郁,下克脾胃,津液枯槁,耳窍失养亦可发为耳鸣。此外,倘若伤血动血,肝不藏血而使耳窍失司则耳中鸣响不止。

1.3 阳虚 陈士铎首次提出患有耳痛耳鸣患者,耳痛愈后,但耳鸣不止,医者仍以为风火所致,仍用辛寒性的祛风散火药后,耳鸣更甚,陈士铎提出“但以手按其耳,则其鸣少息,此乃阳虚而气闭也”,此为过用辛寒发散药物伤及脾胃和卫阳,阳气失于供养,阳虚则耳窍失于温养产生耳鸣。

2 耳鸣的治疗方法

陈士铎运用脏腑五行的生克制化、精气血的相互转化,阴阳的互根互用,结合耳鸣的病因病机,提出以下五种治法。

2.1 交通心肾,清上滋下 陈士铎对于心肾不交导致的耳鸣,尤其肾不交心之耳鸣重症,治以清上滋下,凉心滋肾,心肾相交。“肾欲上交于心,与心欲下交于肾,必彼此能受,始庆相安”^[9],耳窍清静。心肾不交出现耳鸣如风雨鼓声,陈士铎认为此是耳鸣重症,为心火上炎,君火妄动,火炎过盛,加之肾水不足,肾畏心焰,肾不交心所致。所以“欲肾气复归于心,必须使心气仍归于肾”^[9],治法上使心火消退,肾水充足,清上滋下,心既清凉、肾既滋润,肾不惧心火,达到心肾相交,水火既济。自拟两归汤和定喧汤来治疗此症^[9]。

2.2 舒发胆气,疏畅肝脏 陈士铎认为对于少阳胆气不舒,而风火邪乘袭,火热不散所致耳鸣病症。治以舒发胆气,加以疏畅肝脏,祛风散热。陈士铎提出胆受风火之邪,使胆汁干竭,愈用祛风泻火之汤药,胆汁愈干,胆火益旺,火借风力,火势燎原,耳鸣愈甚,治法强调疏畅肝脏。肝胆相表里,胆附于肝,一方面肝失疏泄会影响胆汁的分泌和排泄,另一方面胆汁由肝血所化^[11],所以治法以疏发肝胆、补肝血润胆汁,祛风散热。自拟润胆汤和止鸣丹治疗^[9]。

2.3 解郁疏肝,健脾益胃 因肝胆之气郁,下克脾

胃,津液枯槁,耳窍失养发为耳鸣,治以解郁疏肝,同时健脾益胃。《辨证录》以脏腑五行生克立论^[12]。五脏中的任何一脏偏盛,既能过克他脏,又能相侮他脏。陈士铎认为“木属肝胆,肝胆之气郁,上不能行于心包,下必至刑于脾胃”^[9],木郁则脾不能运化、胃不能受盛,则脾胃空虚,气血津液化生无源。且木喜水,脾胃已成无水之土,则肝克脾胃愈深。又因脾病,则脾土不生肺金,使肺金无法克制肝木,肝木过燥,加重耳鸣。治疗上疏泄肝胆,补肝血以滋润肝体,兼以强健脾胃以生气血津液,并且土强则生金,以克制肝木,共同起到治疗耳鸣的作用。自拟开郁至神汤和舒木汤治疗^[9]。

2.4 补血补气,养血益精 陈士铎认为因伤血动血、肝不藏血而使耳窍失司则耳中鸣响不止,治以补血兼以补气、养血兼以益精。“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13],气血之间相依相生,肝藏血,失血已成,则血不能骤然而生,以无形之气生有形之血,气旺则血生;精血同源,精能生血,血可化精,精血之间互相滋生、互相转化,故精充则血足。所以治法以补血补气,养血益精,使耳窍得以滋养。自拟缓中汤和八物汤治症^[9]。

2.5 补益阳气,兼滋阴虚 对于阳虚则耳窍失于温养产生耳鸣,陈士铎认为不可单独温补,兼以补阴。一方面阴阳互根,“阳虚而阴未有不俱虚者”^[9];另一方面单独使用补阳之品,恐阳有余便是火。火为阳邪,其性燔灼,蒸腾于内,最易迫津外泄,消烁津液,即吴鞠通所谓“热之所过,其阴伤”,终致阴津耗伤^[14],变为他病。所以治法温阳兼以补阴。自拟发阳通阴汤和开闭丹治疗^[9]。

3 耳鸣的治疗方药

陈士铎根据对耳鸣病因病机和治法的独到认知自拟了治疗方药,对不同症型的耳鸣均给出两首方剂,但在《辨证录》中只记载了其中一首方解。本文重点剖析此五首方解。

3.1 两归汤 两归汤用于心肾不交,尤其肾不交心之耳鸣重症。陈士铎用两归汤以交通心肾,清上滋下。两归汤的组成为:麦冬一两,黄连二钱,生枣仁五钱,熟地一两,丹参三钱,茯神三钱。方中重用熟地和麦冬,《本草新编·卷之一·熟地》记载“熟地……生血益精,长骨中脑中之髓”,以熟地大滋肾水。陈士铎认为“盖单补肾水,恐水不能速生,故又补其肺,使肺金以生肾水,子母相资”^[9],遂加麦冬,以补肺金之气,金母生水子,使肾水充足;水足而火自降,肾水足制心火盛,耳鸣重主要为心火过炎导致肾不交心,又加黄连清心火,考虑“徒用黄连,则心火正燥,恐黄连性燥,反动其燥”^[9],使用丹参、麦冬以润黄连燥动之性;以上诸药既补益肾水,又清心火之盛,但陈士铎认为对于心肾不交“熟地单用,止可偶尔出奇,要必须辅之以茯神、……枣仁,始可久用以成功耳”^[15],加生枣仁、茯神以入心经,辅助熟地使之心肾相交。诸药共同

起到滋肾凉心，肾复与心交，心仍与肾交，上下相通。

3.2 润胆汤 润胆汤用于少阳胆气不舒，而风火邪乘袭，火热不散所致耳鸣。陈士铎用润胆汤来舒发肝胆，补肝润胆，祛风散热。润胆汤的组成为：白芍一两，当归一两，柴胡一钱，炒栀子二钱，玄参一两，天花粉三钱，菖蒲八分。肝胆相表里，陈士铎认为治胆者必须治肝，方中以柴胡、栀子舒肝，肝舒而胆亦舒。重用白芍、当归以大补肝血，肝血自旺，则胆汁濡润。火为痰气所结，加天花粉以祛痰使火邪无留恋之处。《本草新编·石菖蒲》记载“石菖蒲，……能开心窍，善通气”，加石菖蒲通其气，疏通经络，再加入微寒的玄参配合以消散风火之邪。诸药共同舒发胆气，舒畅肝脏，滋润胆汁，祛风散热。

3.3 开郁至神汤 开郁至神汤用于因肝胆之气郁，下克脾胃，津液枯槁，耳窍失养发为耳鸣。陈士铎用开郁至神汤治以解郁疏肝，健脾益胃。开郁至神汤的组成为：人参一钱，香附三钱，茯苓二钱，白术一钱，当归二钱，白芍五钱，陈皮五分，甘草五分，炒栀子一钱，柴胡五分。此方以逍遥散为底方进行加减，逍遥散专解肝胆之郁。方中柴胡、栀子、香附舒肝郁之气；陈士铎认为肝气不舒，则肝血必耗，又加以当归、白芍大补肝血、养血柔肝；肝气既郁，必下克脾胃之土，而土之气不能运化，加陈皮、白术、茯苓使脾胃气旺，不畏肝气之克，使运化有权，气血有源。陈士铎重点强调郁病加入人参的用意：在《本草新编·卷之一》记载人参“尤专入肺、入脾”，可知加入人参一方面和白术配合以固健脾胃之气，另一方面“人参气药，以动气也”，用于解散药中，正气无伤而郁滞更易消散。方中再以甘草调和诸药。诸药配合以疏泄肝郁，强健脾胃。

3.4 缓中汤 缓中汤用于伤血动血，肝不藏血而使耳窍失司致耳鸣不止。陈士铎用缓中汤治以补血兼以补气、养血兼以益精。缓中汤的组成为：白芍一两，当归一两，人参一两，甘草一钱，熟地一两，山茱萸五钱，麦冬五钱，三七根末三钱，荆芥炒黑一钱，炒黑姜炭五分。陈士铎指出“治以失血之病，毕竟阴亏”^[9]，遂重用补精血之药，以白芍、当归滋养肝血，又以熟地、麦冬益精生血，《本草新编·卷之四》记载山茱萸，入肾、肝二经，即温肝经之血，又补肾脏之精，肝藏血，肾藏精，精血皆补；补益精血中，又以姜炭、三七根止血；气行血中以生血，故加入补气圣药之人参；《本草新编·卷之三》记载“荆芥，味辛、苦，气温，浮而升，阳也，无毒。能引血归经”，加入荆芥，陈士铎认为“引血归于气分之中，引气生于血分之内”^[9]，以使气血之阴阳相交。诸药共同使气、血和精俱补。

3.5 发阳通阴汤 发阳通阴汤用于因阳虚则耳窍失于温养产生的耳鸣。陈士铎用发阳通阴汤以温补滋阴。发阳通阴汤的组成为为人参二钱，茯苓三钱，

白术二钱，黄芪三钱，肉桂五分，熟地五钱，当归二钱，白芍三钱，柴胡一钱，甘草五分，白芥子二钱，荆芥炒黑一钱。《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气血分属阴阳。陈士铎自拟发阳通阴汤为十全大补汤的变方。陈士铎认为柴胡又合用荆芥，升提阳气；人参、黄芪补气，“使阳回于阴之内”^[9]；辛温热之剂肉桂、白芥子，可助“回阳于顷刻，然内无阴气，阳回而阴则不能固摄”^[9]，故用当归、熟地，白芍以补血，使阴固摄阳气；白术、茯苓及甘草以和其肠胃，使气血阴阳化生有源。诸药合用既补阳气又滋阴虚，治其根本。

4 病案举例

案例^[16]：张某，女，58岁。右耳鸣1年，鸣声音调高，音量小。拒绝外来噪音，听到高音调感到心烦。鸣声尤以情绪激动时明显，右重左轻，舌红苔黄，脉洪。辨证：肾阴不足，心火旺盛。治法：交通心肾，泻火养阴，开通耳窍。方药：生地15g，木通6g，生甘草6g，竹叶6g，茅根10g，当归10g，菊花10g，丹参10g，益母草10g，灯芯3扎。

该女性为右耳鸣，拒绝外来噪音，听到高音调感到心烦，舌红苔黄，脉洪。考虑为心火盛，肾畏心焰，肾不交心，引起耳鸣重的症状，故治以泻心火、补肾阴，使心肾相交。方中灯芯清心降火，以木通、竹叶、茅根、益母草将心火从尿液排出，当归、生地养血益阴，生地专入肾经，凉血滋阴以益肾水，菊花、丹参除烦安神，诸药合用，共奏清心火、养肾阴、心肾交通之效。

该医案是全国著名中医学家、当代中医耳鼻喉科奠基者、创始人之一^[17]的干祖望教授运用“泻离填坎”治疗耳鸣的经典案例。干老认为：“泻离填坎”，“离”是八卦中的火卦，“坎”是八卦中的水卦，泻离填坎实际上是泻心火、补肾阴的意思^[18]，使之心火和肾水互济。陈士铎在《辨证录·卷三》云：“心肾相交始能上下清宁以司视听，心肾不交皆能使听闻之乱”。干老与陈士铎的治疗耳鸣的思想之一皆为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以保持耳窍清宁。尽管二位医家的具体用药不同，但用药思路均基于辨证论治，理法方药完备，因人、因时、因地给予不同中药治疗，干老的治疗是对陈士铎治疗耳鸣病证思维的借鉴与发展。可知，陈士铎辨治耳鸣的经验对现代的临床实践依然有指导意义。

5 小结

陈士铎对耳鸣病症的认识，耳鸣的病因病机主要责之于心肾不交、胆气不舒致风火侵袭、肝胆木郁、肝血虚损及阳虚。关于耳鸣的治法不拘于某一方面，根据脏腑的相关关系，五行的生克制化，气血、阴阳的转化，治以交通心肾，清上滋下、舒发胆气，舒畅肝脏、解郁疏肝，健脾益胃、补血补气，养血益精、补益阳气，兼滋阴虚。自拟两归汤和定喧汤、润胆汤和止鸣丹、开郁至神汤和舒木汤、缓中汤和八物汤、发阳通阴汤和开闭丹。审因论治施

论《孕育玄机》胎孕各期调护学术思维及经验举隅

舒海林, 侯帮瑞

(房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湖北 房县 442100)

摘要:《孕育玄机》是明代陶本学于 1621 年编撰完成的中医妇产科专著, 对女性各生理阶段常见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治和预防均有较为详细的研究和阐述, 含有气血为本、男女并重和种子择时等与孕育相关的学术思想, 且均符合现代妇产科理念。本文主要对《孕育玄机》中胎孕各期的调护学术思维进行分析和整理, 分产前、临产和产后三个阶段描述调护方法和注意事项, 其中“产前大补气血”的观点体现了陶本学治未病的思想, 是对中医妇产科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表现出对预防性用药的重视, 此外本书中还强调调畅情志、食疗以及产后休养等内容, 对我国当今妇产科诊治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孕育玄机; 陶本学; 妇产科; 中医理论; 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 R 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649 (2023) 02-0054-04

Academic Thinking and Experience of Treatment and Nursing in Different Stages of Pregnancy from The Profound Theory of Pregnancy/SHU Hailin, HOU Bangrui//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Shiyan Fangxian People's Hospital (Fangxian Hubei 4421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found Theory of Pregnancy is a monograph o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iled and completed by TAO Benxue in the Ming Dynasty in 1621. It has a relatively detailed study and elaboration on the etiology, pathogenesis,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common diseases in women in various physiological stages, and it contains academic ideas related to pregnancy, such as Qi and blood as bases, equal emphasis on men and women and ovulation timing, which are all in line with the concept of moder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sorts out the academic thinking of treatment and nursing in each stage of pregnancy from The Profound Theory of Pregnancy, and describes the methods and precautions of treatment and nursing in prenatal, labor and postpartum stages. The idea of “tonifying Qi and blood before delivery” embodies TAO Benxue's thought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which is a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owing the importance of preventive medication. In addition, this book also emphasizes the contents of emotion regulation, diet therapy and postpartum recuperation, which still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China.

药, 方药之间配伍环环相扣, 惯用的药对如麦冬、熟地, 肺母生水子以大滋肾阴; 当归、白芍补肝血; 柴胡、香附、枳壳疏肝气。本文较为全面探析陈士铎对耳鸣的认识, 为耳鸣的诊疗思维及临床用药提出参考。

参考文献

- [1] 武书澎, 张业. 论陈士铎辨证施治小儿痘疮 [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1, 19 (08): 79-81.
- [2] 蒋健. 郁证发微 (七) ——郁证耳鸣论 [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6, 50 (02): 4-7.
- [3] 丁玉发, 王森. 耳鸣从心论治 [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26 (01): 25-26.
- [4] 姚鹏宇. 清代医家治疗耳鸣经验研究及临床应用探讨 [D].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20.
- [5] 谭智敏, 王昭杰. 《黄帝内经》耳鸣相关条文辨证思路浅释 [J]. 环球中医药, 2018, 11 (11): 1769-1771.
- [6] 刘蓬. 实用中医耳鼻喉科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0: 301.
- [7] 司亚研. 耳鸣耳聋的古代文献研究与学术源流探讨 [D].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 [8] 张景岳. 景岳全书 (上)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585.

- [9] 陈士铎. 辨治录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98, 98-99, 96, 130, 303-304, 97, 51, 157, 304, 110, 4.
- [10] 林元新, 严道南, 曹济航. 从心论治耳鸣理论与临床经验分析 [J]. 山东中医杂志, 2017, 36 (09): 743-746.
- [11] 李素领, 韩欣欣, 刘少颖, 等. 运用澄源、涤浊、利胆、消瘕法治肝胆囊息肉经验 [J]. 中医研究, 2020, 33 (11): 49-52.
- [12] 蔡怡航, 冯冠华, 张忠德. 《辨证录》肺系病证辨治探析 [J]. 中国中医急症, 2018, 27 (11): 2045-2047.
- [13] 郭霞珍, 王键. 中医基础理论专论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116, 118.
- [14] 丁佩军, 孙世道. 孙世道运用养阴法治慢性皮肤病经验 [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20, 27 (10): 123-125.
- [15] 陈士铎. 本草新编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8: 48.
- [16] 孙艺, 严道南. 国医大师干祖望从五脏一体观角度治疗耳聋、耳鸣方法探析 [J]. 四川中医, 2018, 36 (11): 17-18.
- [17] 袁媛, 陈小宁. 国医大师干祖望“泻离填坎”法论治耳鸣经验探析 [J]. 时珍国医国药, 2016, 27 (06): 1500-1502.
- [18] 严道南. 干祖望对慢性咽炎的临证思辨方法 (二) ——干祖望验案赏析之四 [J]. 江苏中医药, 2010, 42 (08): 9-11.

(收稿日期 2022-06-17)